

编者寄语

《独宗变雅开新格》，屈原的一生坚持人格完美。他看重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遭到挫折时仍然坚持高尚操守：“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李白干谒求仕与纵横家的仕宦想象》，李白的一大悲剧在于，把乱世年间纵横家的思想用到了太平年间，结果这种独立和高傲使他处处碰壁，也正因如此，形成了飘逸浪漫的诗风。

诗魂风骨，千载流芳。

在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中，历代诗人以笔为炬，以心为光，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令人钦佩。他们的人生选择与精神追求，在诗歌中交响。

屈原将人格完美视为毕生信仰，以“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自比，用朝暮采集香草的执着，诉说对品德修养的不懈追求；面对挫折，“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呐喊，彰显出坚守高洁的铮铮傲骨。纵身一跃汨罗江，爱国与忠直的精神丰碑永立人间。

李白怀揣纵横家的豪情壮志，将乱世思维带入太平盛世，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踏入仕途，又因“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孤傲而屡遭排挤。仕途的失利，反而成就了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想象，铸就了浪漫主义的巅峰。

陶渊明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掷地有声，毅然回归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畅快，是他对自由与本真的追求。他在山水田园间开辟出一片精神净土，开创田园诗派，让后世文人在喧嚣中寻得心灵归处。

杜甫一生饱经沧桑，始终心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批判，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深沉忧虑，用如椽巨笔记录时代苦难，以沉郁顿挫的诗风，书写着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与对百姓的深切同情。

李贺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抒发壮志，虽一生坎坷，却以奇崛诡谲的诗风独树一帜，“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慨叹，尽显其浪漫与悲怆交织的独特气质。

苏轼历经宦海沉浮，却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展现出笑对人生的旷达胸怀，其诗词中蕴含的智慧与哲思启迪着无数后人。

这些诗人，或如屈原般坚贞，或似李白般不羁，或同陶渊明般淡泊，或像杜甫般悲悯，或如李贺般奇绝，或若苏轼般豁达。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诗歌创作，皆是对理想、品格与生命的独特理解，共同铸就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风骨长存，诗韵千秋。

N 品鉴

无 题

□ 周英姿

铅华评点真知，
章句调停化质疑。
删却冗繁存玉骨，
补增灵韵焕英姿。

三千锦字裁云手，
九曲文心镂月痴。
愿借春风酬匠意，
深耕墨海觅恩师。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

□ 李建军

绿浓如幄
掩护鸟鸣
薄雾落在肩头
一颗心是都市迟开的花

我不怪你
风掠过山的眉峰
石头有了嶙峋纹理
没有哪一条路
能轻易避开遗憾
也没有哪一种选择
能齐聚答案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了
人生寥落高光
不过足够晴朗

去体验 去触摸
不要长留在想象中
且将沉浮悲欢
皆作茶余笑谈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lbps@126.com

N 品鉴

独宗变雅开新格

——谈谈屈原的诗歌与人格

□ 李增林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我国灿若群星的抒情诗人中，屈原当为首席。他的《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作品，无不表现出异常杰出的艺术才华，无不闪烁着崇高人格的绚丽光彩。

在诗歌史上，屈原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可以说，从屈原开始，诗歌从民间集体口头吟唱逐步向个人文学创作过渡。

在《惜诵》一诗中，屈原开宗明义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在全诗终了他又申明：“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之作，所抒何情？答曰：爱国之情。

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称道，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屈原之忧，忧国也。”在《楚辞集注·序》中，朱熹虽然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屈原进行了批评，但仍指明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他说：“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特别是近现代海内外学者，多称赞其爱国精神，这是符合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实际的。

清代文人郭嵩焘曾为屈原撰写了这样的楹联：“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泪，两千年后，惟有滩声似旧时。”分别以屈原的名篇《哀郢》和《怀沙》开头，诉说屈原的生平成就，歌颂他的忠贞高洁。

有人认为，屈原是“愚忠”，其实不然。屈原忠君是“忠”而不“愚”，是有原则的。他希望楚王“乘骐骥以驰骋”，“驰骋”在他所倡导的“先路上”。也就是遵循“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道路”（《离骚》）。他敢于忠言直谏，不阿君之过错。他劝告君王，要“扶壮弃秽”，改正错误的言行（《离骚》）。他屡屡忠言直谏，以致遭到国君的厌恶，“兹历年情以陈辞兮，荪洋聋而不闻”（《抽思》），竟至早晨进谏而傍晚就惨遭疏远，“謇朝谇而夕替”（《离骚》）。忠言直谏，给他招来灾祸，“惜诵

以致愍”（《惜诵》）。他在《离骚》中表白：“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屈原的爱国，饱含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规劝楚王励精图治，主张联合齐国，抵抗强秦。《离骚》中反复咏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反复强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当秦军攻下郢都时，他写下《哀郢》一诗。诗歌开始的四句，就表明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同情：“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司马迁在写《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在赞语中发人深思地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同情屈原，崇敬屈原，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在诗歌中，屈原多次以形象的笔法描述了他心灵深处去与留的矛盾和斗争。在《离骚》中，诗人以灵氛之口指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而诗人“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随之又以巫咸之口，称赞了一系列君臣相知的历史人物，鼓励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度之所同”。然而，诗的主人公去国远游，却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的主人公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深沉而感人的爱国爱乡之情！

在《抽思》和《哀郢》中，诗人明确回答了为何不忍离开故国的原因。他咏唱道：“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鸟飞返故乡兮，孤死必首丘。”他本想去国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然而，看到故乡的人民正遭受灾难，想到鸟儿和小兽都不忍心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故土和共同生活的伙伴，就不愿再离开了。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时刻萦绕在诗人的心怀。

屈原诗作中提出的“美政”，其内核是重法爱民，举贤授能，强国富民。他歌颂明君贤圣“遵道

而得路”。他主张“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要“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向楚王表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辅导。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此下土。”他反对“时俗工巧”，“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他主张君臣“两美必合”、荟萃“众芳”、“矩度所同”的君臣之道；反对壅塞国

而自蔽。

上述德政主张，在当时无疑是积极进步意义的。屈原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和他“兴国”的“美政”理想，是通过崇高而壮美的艺术语言表达的。由此，可以这样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成功表现进步政治理想的抒情诗人、爱国诗人。

屈原的一生坚持人格完美。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美政”，他强调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遭到挫折时，他仍然坚持高尚操守：“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甚至当他被放逐，已届垂暮之年，仍然“带长铗”“冠切云”（《涉江》）。

屈原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儒家处世哲学。在严峻的现实中，他并不“独善其身”，随波逐流。诗人斥责“众皆竞进以贪焚”，“世溷浊而不分”，表示“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在长期流放生活中，诗人历尽苦难。渔父劝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乎？”他则报之以“安能以身为察察之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漁父》）由此可见，屈原的道德审美意识是：生命诚可贵，“清白”价更高。

历代的研究家，多赞赏屈原人格高洁。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离骚序》，皆引用了西汉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颂“其志洁”“其行

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将屈原比作高翔晴空的鸟中之凤，赞颂屈原“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但丁（公元1265—1321年）和屈原有相似之处。在流放生活中，他采用中古梦幻文学形式创作了《神曲》三部曲。它的主题是，在新旧交替时代，人们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与考验，达到真理和至善的境地。诗人所认为的真理和至善，虽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观点中，但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学者们公认，但丁的《神曲》给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出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对但丁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说但丁是“无与伦比的完美典型”。他还深刻指出：“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我们认为，但丁和屈原同样都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坚持人格完美理想的诗人。但是，但丁生活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相当于我国的元代，距屈原已隔一千六百余载。

早年的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拜伦、雪莱等八位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并以他们的反抗精神、战斗力量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作为武器，参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斗争。摩罗诗人们对我国的文学乃至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但是，如果从世界文学发展史来看，他们却又晚于但丁数百年。

总之，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屈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屈原为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海外学者，多将屈原放置于世界文学、东方文学的广阔领域中进行研究，将屈原及其诗歌作为世界文化宝库的艺术珍品进行评价。无疑，这些研究给我们今天理解屈原提供了有益启示。

屈原不朽的精神文明之果，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作者简介：李增林，系北方民族大学首任校长，宁夏诗词学会顾问。

（转自2023年7月7日《光明日报》）

N 流 年

庄稼都是乖孩子，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

它们一出生就整齐划一，长出一排排好看的队列。它们团结友爱，谁也不会抢占谁的阳光，谁也不会抢占谁的和风。

干净的泥土上长着的庄稼都喜欢干净，它们用露水洗脸，用雨水洗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它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听话地生长。豆角、黄瓜，给它一根棍，它就自觉地往上攀；红薯、西瓜，打好茎，它就乖乖地在茎间爬；卷心菜为了不冻坏身子，在寒风中牢牢抱紧了柔嫩的手臂；甜菜为了积累糖分，在阳光下尽情舒展开宽大的叶子；水稻、麦子，顺应阳光的方向，把穗儿高高举过头顶；土豆、花生，为避开偷吃的野兔，把果实深深埋进地下。

每棵庄稼都希望得到我们的褒奖，谁也不想表现得不好。如果有棵辣椒斜着身子，那一定是蚯蚓恶作剧挠它的脚底板，它忍不住笑的；如果有根南瓜咧着嘴，那一定是蚜虫使坏把它的小脸咬疼了；如果有根萝卜太苗条，那一定是误饮了土里的清露。

棵棵庄稼都是我们从土地领养回来的孩子，我们精心地把它们养大，它们再反过来全身心地养育我们。它们的一生短暂，我们的一生悠长。我们也是庄稼，来自于土，复归于土。

阳光普照，庄稼生长，村庄美好，我在其中。



小宝茶话

李白干谒求仕与纵横家的仕宦想象

□ 孙 生

唐代仕进多途：科举、隐逸（终南捷径）、干谒（上书自荐）、从军、恩荫。李白为什么会选择“隐逸”、“干谒”的方式求仕？唐代规定商人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李白家是大富商，科举之路自然不通。而隐逸和干谒求仕之道，却与李白道家飞仙思想和战国纵横家的性格相契合。

隐逸是当时流行的终南捷径，李白首先就走上了隐逸一途，使自己声名远扬，他到处修仙学道。虽然起初没有引起朝廷重视，但是道家的神仙思想却对他的诗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白诗中充满飞仙的意象和想象，就是源于道家的隐逸生活。

然而，在漫长的隐逸途中，李白又不甘寂寞。于是，他又走上干谒进仕的道路。他的父亲从小请人教他学习《长短经》，他深受战国纵横家思想的影响。这样，他的干谒并非自下而上的普通推荐，而是常常呈现出战国纵横家充分自荐的态度。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表现了战国纵横家睥睨天下、独立自我的人格，而这种方式在太平盛世里干谒求仕，李白却以这种方式在太平盛世里干谒求仕，他的干谒肯定处处不通，他也就深为上流阶层所不喜。

《战国策》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是说帝王把人才当作老师，

三王把人才当作朋友，春秋五霸把人才当作大臣，战国亡国之君把人才当作仆役。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求士，郭隗建议燕王聘中才之士的他先登。结果，天下大才乐毅、邹衍往应。战国纵横家充分发挥王者之师的独立精神，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令李白无限神往。李白幻想着“以布衣而动九重，以布衣而致卿相”。因为这种心理，他在干谒献策的时候，就表现出平交王侯，藐视权贵的骄傲态度。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以这种纵横家的狂傲口气干谒求仕之路，显然走不通。于是，他就转向隐逸求仕的道路。隐逸和干谒使李白获得极大的名气，在元丹丘的引荐下，李白终于搭上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女道士）这条线，玄宗派人征召李白入京。李白诗曰：“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可见李白性格狂傲之至。

李白以纵横之术干谒王侯，还受到一位乡邦古人的影响。这就是汉代四川以大赋闻名于世的著名作家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景帝时做过官，因病免职，随后出入梁孝王

门下，和当时著名的辞赋家邹阳、枚乘等一起交游。

司马相如怎么是纵横之士呢？汉代赋家大多是纵横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六国争雄的局面，使大量奔走于诸侯国的纵横游说之士失掉活动市场。汉初的诸侯分封制又为他们留下一片活动的区域，只不过此时此刻如战国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捭阖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保留先辈苏秦、张仪文章游说的气势，呈现“大赋创作”，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等篇章。

司马相如弹《凤求凰》曲子，与卓文君私奔，卓王孙大怒，断绝其经济来源，卓文君当垆卖酒度日，李商隐诗：“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然而，司马相如并不是轻佻无用之人，他有一件绝大功劳，那就是开通西南夷。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曾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使邛、筰、冉、筭等小邦的君主都归附称臣，把现在的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域纳入汉王朝版图，表现出纵横家的杰出才能。

李白对司马相如特别仰慕，在其《古风·四十一》称赞司马相如“相如章华殿，猛气折秦瀛”。他晚年投靠永王李璘，也是想实现如司马相如一样的宏大功业。李白受纵横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一方面人格独立张狂，另一方面又做着以布衣而动九重的美梦。最后，他隐逸干谒成功，进京城做

了翰林待诏，然而由于他的纵横